



文粹卷第八十二

書五

總一

吳興姚

鉉

箕奈

論史

荅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與馬植書

論史上蕭至忠書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荅王績書

荅韓愈論史官書

荅皇甫湜書

與韓愈致段太尉逸事書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荅元稹侍御書

荅子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柳冕

昨暮辰守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甚愛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善矣其愚之所諭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脩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長乃軼孔氏而脩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為未盡昔大雅喪然後頌殷其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

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
見以為寔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
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
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難明
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
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子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
以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
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於是叙書即起堯典稱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桓莊委迤陵頹
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于幽厲桓莊委迤陵頹
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足則一古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有豈
不教尊而後道尚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
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長自序去夫子以五百年而
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素王之質也美則美矣愚以

為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脩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脩史
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
為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
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人之際
以通古今之變而徵遷叙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下滅六推而
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揚朱墨子
得非聖人此儒之罪也不在於叙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
乎夫聖人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
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
不復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
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
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
才奮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
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興知春秋之可興則君子乎哉宇
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

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奧雖道有汚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為經動而為教者學也不學子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大小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廣也不遊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字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為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為難為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鐘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寸知之斯為難文之為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彊言之頓首

與馬植書

劉軻

始存之不以予古拙不責予以今人之態能遺其金黃外飾直素予心於古人之心在今之行古者然雖無以應君子幸存之不支予以面予何人敢不以心友於存之耶且古人相知在此今恐忘存之固有未予知者矧與相面者其能異於行路之人哉固無也

有恨群居時口未能言及此還罷又不相與雖素尚其積竟不付露一毫於方寸之地每一相見何嘗不嘖嘖於內若飲者實滿於

腹思一吐而未果者存之謂予是言似乎哉如以為似則予不得不吐於存之矣先此二十年予方去兒童心將事四方志若學山者以一簣負不止於王嶽崑崙于上誓言不以丘陵其心而盡乎中道也心且未決適遭天譴重罹凶咎日月之下獨有形影存之以予此時宜如何心哉苟將盡餘息以鳴同大化或有論予者相曉以古道且曰若身未立於時若名未揚於人若且死獨不畏聖人之經戒俾立身揚名之意耶蹶然而恐震駭且曰微夫子吾幾得罪於聖人矣嗚呼聖人之言天戒也天戒何可違乎歷數歲自洙泗渡于淮達于江過洞庭三苗踰嶺而南泝滇江浮滄溟抵羅浮始得師于壽春楊生楊生以傳書為道者也始則三代聖王死而其道盡留於春秋春秋之道其以不下牀而求之求之必謀吾所傳不失其指每問一卷講一經說一傳疑周公孔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若迴環在坐似假生之口以達其心也邇來數年精力刻竭希金口木舌將以卒其業雖未能無愧於古人然於聖人之道非不孜孜也既而曰以是為駕說之儒曷若為行道之儒耶貯之於心有

經實施之於事有古道猶不愈於堆案滿架矻矻於筆硯間耶徒
念既往者未及孔門之宮墻自謂與回牛相上下傳經意者家家
自以為商榷執史筆者人人自以為遷固此愚所以憤排思欲以
聖人之為市南宜僚以解其紛以衡石輕重俾將來者知聖代有
蕪周焉此某所以蓄其心者元和初方下羅浮越梅嶺泛贛江浮
彭蠡又抵於匡廬匡廬有隱士某者腹笥古今史且能言其工拙
教負書蠹語經之文聖人之語歷歷如指掌予文從而明之者若出井
置之於泰山之上其為見非不弘矣長恨司馬子長謂挈諸聖賢
者宜不然乎哉脫漸子長之言予之厄窮其身將泮磨其心亦天
也見天有意我獨無恙何也夫然亦何必諷言自然後國語則吾
足然後兵法抵官刑然後史記耶予是以自忘其愚故有_{三傳}
指要十五卷漢書石史十卷黃中通理三卷翼其血三卷隋書三卷
三禪五革一卷每撰一書何嘗不覃精潛思綿絡指統或有_{或吹}
於太君之前曰真良史矣且曰上古之人不能聰明矣某其如何
有知予者相期不帝於今人存之信然乎哉此古人所以許一死

以謝知已誠難事也如不難亦何為必以古人期於今人待耶又
自史記班漢已來_{秉史筆}者_豈盡知其入矣言東漢有若陳宗升
敏伏無忌邊韶_{負馬日}禪蔡邕盧植司馬彪華嶠范曄袁宏言
國志有若衛覬_魏應璩王沉傅玄_華曜薛焘_華敷陳壽_晉洛
京史有若陸機束皙_古許詵子隱_言左史有若鄧粲孫盛_下韶
之檀道綽_{何法}盛斌榮緒_言宋史有若何承天裴松之_勳寶圭沈
約_子野言齊史有若江文通吳均_言梁史有若周興嗣鮑行卿
何之元_璠璠言陳史有若顧野王傅宰陸瓊姚察察子思廉_言十
六國史有若崔鳴言魏史有若鄧淵_浩浩弟覽高允張偉劉橫
太子彪邢_山溫_白魏收_言北齊史有若祖孝徵陸元規湯休之杜
臺_孫崔子發李德林林子百樂_言後周史有若柳虬牛弘令狐德
柔岑文本_言隋書有若王師邵_上曹顏師古孔穎達_下志寧李延
壽_言皇家_受命_考若溫大雅魏鄭公房梁公長孫趙公許敬宗劉
胤之楊仁錡_雁雀_仁鳳及劉子玄朱勣則徐堅吳兢_次而脩者亦
近在耳目於戲自東觀至武德已來其間作者遺草有未行於時

及修撰未既者如聞並藏於史閣固非外學者可得究諸予雖無
聞良史主於每錄品藻增摭詳略亦各有新意豈無班馬之文質
董史之遺直者耶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常欲以春秋條貫刪補
冗闕掇拾衆美成家之書吾有若採葑菲者無以下體衣狐裘
者無以美社言不多乎哉以為多則存之視予力志何如耳昔阮
嗣宗嗜酒當時以為步兵阮尉雖非其任貴且快意今予之嗜書
有甚於嗣宗之嗜酒且虛其腹若行哺而實者存之宜如何處予
哉傳不公乎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其足下何遺耶此存之所宜動
心也脫祿不及厚孤弱名不及善知友巨壺之下猶有田一成耕
牛兩具僮僕為私雜書萬卷亦足以養高頤神誠知非丈夫矣所
立固不失谷口鄭子貞可一若諸足下其圖之某再拜

論史上華關至忠書

劉子玄

僕自策名仁伍侍罪朝列二為尹氏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
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
出一家如魯漢之丘明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

諸名山未聞藉於衆功方大絕筆性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而著述
無主條章非由是百世評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紀
之於高代補遺補家嗤之於後集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之白以
為者表家自無為而駭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毫毛不
斷故首白日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
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一懸臺由是史官所修
載事為博爰自近古史官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
關注也其衣室百家空通行狀亦風俗於一郡一縣凡詳討公革
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臣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況僕限以中才
安能遂一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
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官皆通籍林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
已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顏面而請請謹故也然公館中作者多士如
林皆故長身無聞鬚子品僅有五始初成一字加照言未絕口而朝
野具知筆末通毫毛而指然見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
見離貴族人之謂也然當以予其一可三也古者判定一史纂成

家體統各殊情歸感別大尚書 教以疏通知遠為主春秋之
義以懲惡當善為先史記遺事而進其雄漢書則神忠臣而
飾主闕其立事與得夫之例長史書之准作者言之詳矣頃史
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公法春秋則云必須直辭宗尚書則曰
宜多隱惡十年九收其意雖行一月云公滿從焉在其不可四也
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法尋其名號可得而言云云監者蓋摭領
之義耳如制紀年則年有折限華傳敘事則事有豐約式可略
而不明也應言而不書亦失刊削之務也至覆其書務速且均揮
鉅筆重勸以清等事表其篇行之中載其紀實而此銓
配之理也新 並五明之科條審定其或儻 勉則書可立成
今監之書以 指其修之 乃又何堪 幸用侍筆 苟且務推避
坐變炎 延歲月其不 五心凡此不 實多一言以蔽
三隅自反 而此談物議 併矣 義為六 我 北
每汲及於勸 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增其持事重其力用 或云歲序
已凌何時 藉以網緝下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利骨之刑最

以懸金之賞終不得也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僕所以昔者
布懷知已歷試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罷記言之職者正為此耳
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有云閣之中英尚接
武僕既功虧刻鶴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
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
豈連城之珍俟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
右蟬榮冠東省掌壺負爾玉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
青瑣步頰生光豐屋華棖顧蓬蒿而徙眷鳴鍾列鼎想藜藿即移
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栖遲丘壑幸悅堯舜
之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遂存而出處離異儀形難
接所以願憑鱗羽死若承顏望觀述作欣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
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唯傳子
孫方復固其誠勝嚴其局鑄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

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
卒餘功收撮漂零尚存數帙兆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
兄黠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
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平官所撰隋紀雖承厚眷
適然自失誠恐持郟克之質入邯鄲之墟奏曹鄴之音歷莖英之
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
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以緘膝致誦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止當要
使必致耳了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
尋謹依高自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以謂為
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申立德立功之意
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
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
由然也自微言泯絕大義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

於煨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文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下及
馬迂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謨表章微絕曾
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
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苟能宅郊禋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
裂山河三分躔次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兒文中子知其若此
也悲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貞
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前列有隋之
未濫以貴郡因雷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魏周齊之間耳目者舊
所接風流人物名實可知衣冠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
子道亨熈藉時來安叨近侍朝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
紀傳考下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
阿黨迷時望者以爵祿為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為能事至於密
人曹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感寢而不記貪救寫其祖父寄冕
胤嗣婚姻以為譜牒之證耳豈不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
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核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兒芮

城常悲魏周之史名著春秋近更研覽貞良史焉古人去過高唐
者學王豹之謳遊惟漢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十六年
成敗不啻秦自所親觀誠懼後之作者復習向時之弊耳故聊因掌
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
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儻近是乎謹待疇
眷以應清覽當積兼金以購點竄耳又恐足下如傳之作須備異
聞今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荅韓愈論史官書

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宗元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公且
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其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
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苟以
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
沂窻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至
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亦非也史
以名譽與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喪貶

成敗人愈益顯其且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
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
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
內廷外衢而已耶又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
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
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迴也如迴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
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
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
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
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摧浩沽
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
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
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
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死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
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

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迨則同職者
後來繼今者亦久以所聞知孜孜不敢迨則庶幾不隊使卒有明
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聲日以滋久則所云石砬石砬斬天地者
決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亦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
反責迫成足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
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之辭如退之之好言論如退
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由所云若夫則唐之史述其卒
無可訖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
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去
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比大惑已
不勉己而欲勉他人難矣哉

荅皇甫湜書

李翱

原書覽所寄文章辭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
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片
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

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解
諂佞復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于士林而足下亦抱屈在外
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
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
處下澤不能潤物取及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
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于後故或往有者書者僕近寫得
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
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為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
天下詔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為優自惠景以下
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迹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
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貴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
范曄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
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卒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辭
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
范曄陳壽所為况是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

取當茲得于時者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
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辭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
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
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筆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
為本群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
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
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是翹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
足下視僕敘高懸女揚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
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
弈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子孟軻則曰予
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成一
家之言藏諸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恠
與韓俞敘段太尉逸事書

柳宗元

退之館下前有書進退之力史事奉谷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
即藉者誠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矜好遊邊上問古
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走州刺史崔公時賜言事又具
得太尉實跡衆校借具太尉大節古固無有然人以為偶一奮遂
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仄其莅事
無一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取笏為諒也
太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
志其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厲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
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荆軻檄夏無且言大將軍
徵蘇建言留侯徵畫容貌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
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
以為信且著其逸事有狀不宣宗元頓首

與史館韓愈郎中書

元稹

郎中退之足下其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員外郎
濟州之子天寶中隱于衡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弇等五人皆以狀薦

凡十徵不起未以左拾遺就拜之適祿山朝奏京城懇於上前求
為賓介玄宗可其奏祿山還至衛遣大守鄭遵意道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後之
甄生懼及其難從自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光慮不得免乃偽藉其復
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即日遣偽節度使希德緘刀逼召且曰或不可彊斬自求
徇既而甄生禁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
捨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東都安國觀代宗復
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撲自治代宗為之動色遂命傳
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囚斬拜之受
汚者莫不俯伏仰歎時恨不即死於其地且夫辯所從於居易之
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而突者之所不為蓋佛人之心
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
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刃難矣或是以治平則為公
為卿為死為為路為世變則為蛇為豕為獍為鴟者十常八九焉若甄
生冕弁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於天寶末蓋青巖一男子耳及
亂則延頸承刃分死不回曰不以不顯而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

采合古今之士蓋萬一焉其嘗讀史而末善謹備所聞蓋
事者編此義烈以求求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域顏太師崔太傅
皆為歌詩以美賢者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及述其長耕先人舊
臣於襄之巨城讀書為文不詐州里敬謹則力穡其用以給足於
親族歲稔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戶家財排
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為文學始就難於文
職某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竟其公之名不立于史將欲抱所
窮詣京師告許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弊士僕其馬疲言
約行孤將不為驕閣之所排翦權者遲疑以臨之固無自而入
矣因排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其事者辱與其游願得所
寃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以是輟行既而白思潭賊之中猶願貢
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之僭也然謂笑之暇幸垂察焉不宣其再拜

世元積侍御書

韓愈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達父濟識安祿山必
反即詐為暗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

祿山父子事入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已取定不丁州縣片其
餘以救人之急足下繇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亦勤存諸史事足
下以抗直喜立事片不得立朝失所不問海喜事益堅微之字子
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中以若濟者固當得附書
令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標目其先入軍載之天下耳目
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
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羨君子樂道之書天苟能樂道人之苦
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
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強嗣德有能將大
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命也

唐文粹卷第八十一

文粹卷第八十三

書六 惣十一首

論選舉 與權德輿書

吳興姚

鉉

纂

上宣州高大夫書

答柳福州書 上禮部權侍郎書

答獨孤秀才書

論諫諍 與人論諫書

與李諫議行方書

論仕進 答孟郊論仕進書

論虛元 與鄭駙馬書

論法乘 與濟法師書

論服餽 與崔運州論石鍾乳事書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曰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
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
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
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
聖王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我考試不
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本

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未也閣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
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
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
腐生監子比有登第不亦失乎閣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弊奏
爲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於誦注
爲精於誦疏者以爲次等此利者以爲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先王
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經之疏小人之儒教末也夫者先草旬之
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什人至衆
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
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復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子也俾
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二十人十年得二百人三十年得
五六百人即海內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
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
已豈多乎哉今海內人物顯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人下
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殷勤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
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
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六無乃甚乎至於禮部
求才猶似爲仁由已然亦必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
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
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之賢內訟愴然上奏
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守當儀曹爲時求人豈敢
容易勿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榜有之帖落有之榮落有
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又不訪於人兩漢
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重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
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麗偶對屬蜀況十數年間至大官石職
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一年已來參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
奧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
故或得其人庶他時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

齷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今釋通其意則牆面木偶遂列上第末如之何頃者余五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刪撮首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彊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之道耶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沒沒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敷正齊教化根本原如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耶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尚不同豈古化復遠之不可復耶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耶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慙作無量其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宗頤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聖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感之科第之設聖祖祖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益取讎取於夷狄豈計其所以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舍無所依據其所以憤懣而不曉也堯天子子也禹公子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子子武王之弟也天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相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彊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

尤者華元子空向戌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寧武子卿大夫之末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末裔關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關辛闞巢關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為氏生焉賈孫叔敖為文也遠啓疆遠子馮遠掩遠罷屈氏生屈蕩劉屈建子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其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垂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疆其裔臣尤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卻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力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

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臣比之伊呂周邵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右高宗因止來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齊助長孫太尉褚河南共推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冑戰死儀草廢武后詔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妻侍中師德亦進士也吐蕃疆威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乏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歐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却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惕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廢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樊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

無一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比日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止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內學館玄宗加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王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祿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歲拒賊十二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也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強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即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表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按取沉滯各還其官

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丁餘年遷逐其他以謫者亦皆當叙用也

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

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窮蔡劇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傳說命高宗曰朕豈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故殷道復興鴻鴈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崇佐玄宗亦務舉貞觀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臨見三君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首意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適茂皎無塵土况有誠明長厚之譽言於上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一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吊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必防盜

賊言子弟者噓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歎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某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槩干觸尊重無任惶懼某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母舊遂獲謁見叙故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第交言之眷意甚露郁瑣鬱堦二年無聞摧頽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亦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推蘇曰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差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遠也珠璣在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遠也鑲銀於於鑲銀之中下工觀之固亦不知其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鑲銀者亦不多遠也毛嫱後於宮中亦不自覺其美也一有不知則必自與宿瘤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於此亦不自覺其美也一有不知則必自與宿瘤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治者之目也

中再擇再不中是真已為擁腫礫石鉉鉉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過也子之道豐節也子且有崢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積之有切玉之利而謹禡之有傾都之艷而深惟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皆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觀之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必不寶也必不利也必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子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而自減盈消息其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充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臨見其文則替贊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

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
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
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
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也於主司
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
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
於其善者扶之持之有善而未具者決之道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
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
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
事則天地之間無乃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
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
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
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
播則人文禮義知己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心
深矣非又敢以假削白薦意欲以大賢擇眾賢而使七十子之徒
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荅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閱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其於惠愛纖
采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建
旆決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況以日且新又日新之盛哉
夫豫章珠璣鏤錡毛燭終不慮隱之櫝之篋之之為患而擁
腫礫石鈗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已多
矣豈與族凡校耶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病其無
力今天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銜口結
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徠奔走為津
為歧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
者何嘗不如是耶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難然無言喻
懷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輿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其疎愚怠墮不識幾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

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紙筆和墨則異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身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寥寥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巧險拍射醜惡致使然也夫巧險之言近於誕妄拍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致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敗獵者敗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自意且欲與諫者一鬪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爲我死必陪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戒食何者巧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朝矣不得入廟祠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危就橋安聖主不

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土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廻語親侍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豐豐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遠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具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爲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其承閣下

之厚愛異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下之喜復自
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
士未林列朝廷是必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夫盡
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其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
管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
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并喜慰二者交并
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讀其書書紙言誠不覺發多其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嘗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換君心之非不以一拂其言
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耶執事居其官亦嘗有意於此乎開
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耶苟立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
上前故貞觀已還開元之政最為脩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
詐聳聳上於是漆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
林甫之惡熾而勿復聞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由此而荒
矣今者下無林甫竭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已之勞如此則敎立明

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
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也官秩優而位宗者少耶今年三月上嘗耳
欲營治國門執事尚諫罷之今者詔營廢寺以復群疑三年之間
斤斧之聲耳不絕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
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
豈諫大夫職耶樵以為大蟲生民者不過群疑武皇帝發憤除之
異活疲眈今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疑以重困
之將何以致民於菑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
以明群疑大蟲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輒以寓獻執事儻
以樵書為不狂試入為上言其略

谷子血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其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五字猥貶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助天
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耶夫言豈一端而已
夫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為惡者不思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
使天下之為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

安敢不爭斯語直以阮蒙推頹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耶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役也爲身之役歟爲人之役歟意甚善吾古人曰仕非爲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飲食大馬聲色屋室使僕之胥胥歟僕將沉棄蹇連乎則撫循吾之軀何爲也其將奮飛騰凌乎則君之建官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耶足下所待僕之寧寧以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曷其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話道于彼不識況親戚之無間乎苟不能藉此第僕能貴富之具猶莫許而況又妄於他人耶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弱性而欲輔僕愚心其至公於天下是直諫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爲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天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耶謝絕之有郎功高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脩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折辱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敢當如僕瓌瓌方困柰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野用心異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其頌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爲國道德爲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振闈足可及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謂真宗不愈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耶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爲我用唯此二義繫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滎陽之深於道者孰爲輕道哉意也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論者其義有一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眾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惣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眾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

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眾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若何以故一切眾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眾生若病應同一病眾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二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二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經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

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
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爲不
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
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徧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
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
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
將應病與藥而爲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
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
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
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
又使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
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
以對焉此其未論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
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
緣受受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憂悲苦惱是也夫五
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之則爲十
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
想行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
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
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各爲因緣前後不倫
其義安在此其未論者二也上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
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者於翰
墨蓋欲藏於篋笥永求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某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敏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敏時憤
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穢鑿條悍所中懼傷子敏醇醴
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
以爲士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
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
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況鍾乳產於石

石之精確陸疎密尋尺特異而尤去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耀其數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公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下大下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頽不發蘗齒積類重濁頑璞令良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并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志精凡爲此事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歧操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立中枯者比目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子仞之淵異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石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長飲其華開轂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大鑿西子之聖惡而贖者比目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儇水只負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閭外山東之推駭撲鄙力農桑唱東粟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類芙蓉品而有光言當歸者似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芩似腐腸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六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爲上土乃廣連不必正爲始興也今冉三爲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用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夸而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某白

文粹卷第八十四

書七 摠二十首

吳興姚

鉉

箕

論文上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與徐給事論文書

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與于襄陽書

寄李翱書

叙詩寄樂天書

荅楊中丞論文書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荅莊充書

與賈秀才書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頌首別後九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為外事所撓有
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為之或有為而為之既為頗近教化謹
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
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工
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
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

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咸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為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文之况之哀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冕頓與徐給事論文書

前人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為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楊馬形似曹劉骨氣滿陸喜深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為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者惟荀子曹孟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立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前人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為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入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內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為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為過矣故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為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為蕩矣此二者發於情而為禮由於禮而為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祝予是聖人不忘情也父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冕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別况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

去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况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為文以言之蓋
有謂而為之昔堯舜設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
為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
聲而為律和而為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
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文
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取之及
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與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揚馬之
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
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
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
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方
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隊末由也已文人儒
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冕再拜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前人

展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
二甚善其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
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歿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與文
與教分為二不足者彊而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
則恥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
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
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
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
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取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
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褒然詠乎堯
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之命子
實為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
勢也善為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
驅而盟之使其擾從桓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
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勳明矣今足下

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衆有桓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制其死命則不足以輟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爲聽道路之說甚不然也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子爲大將實制東夏爲不義而疆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之國不富而昌兵不教而疆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直乃匹夫之爲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也君子之道見君子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爲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人樂之天下有憂賢人憂之樂毅所以洵弱燕之急復疆齊之讎韓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夫方授子子實爲將得不憂之乎意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爲之壁可求也特不可再也是以古人

上于襄陽書

韓愈

惜時之過已昔者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爲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勳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桓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苟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既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移旆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誅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止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尺尺丘陲之山高不踰尋丈人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悼慄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樞極天子之眡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輝赫若雷霆浩汗若江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

德且有言也楊子雲曰商書灑灑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灑灑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發遲請李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真從事於文實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寄李翱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為器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其善其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能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久益無愧詞稿料弟亦以直諫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悵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脫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槩以相參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你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則亂矣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諷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數系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

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
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
也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
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亦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諭又
何必遠關經籍然後騁其材力哉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
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
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
深淺不在磔裂衣章句隨聲發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
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
以為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憚心慮荒散百事能息然意之
所在敢隱於故人耶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
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
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金作者不及剗及之者實為防焉爾
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冱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
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
自高今孤然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助耳但實力
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謁賢大夫
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方書無餘從表兄裴
度奉簡

敘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特貞元十
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用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
外門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
豪卒復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駭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
天子曰某色將其能過亂亂衆寧附願為其帥名為殺情其實
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買介倖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
是諸侯敢自為首意有難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道守繼美以自重
者省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礙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
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負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
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

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小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議士往往即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墮隊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上木好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其勢可不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喪若不可活思欲發之矣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翁深賜憐將大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敝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謫棄今二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歇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感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麗遂成多天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儻好僕詩章謂為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得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為古調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調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詞體實樂流而止於摸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必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婦人暈澹眉目綰約頭鬢裝服靡俗之度及正配色淫尤劇怪艷因為艷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六特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兀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筵筵及通行盡置是下僕亦有說僕聞止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

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偶未
遭可為之事性與不慧復無重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微名
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旨通之熟者
曰通之地濕熱卑瀰人士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
貨百姓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患小有蝮蝥
浮塵蛛蜘蛛蜂之類皆能鑽齧肌膚使人瘡痂夏多陰靈秋為
痢瘡地無醫藥石萬里病者白死一生之夫向僕之命不厚也
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
全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急
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誚是用悉所為文留
穢箱笥比夫格弈檮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
弈檮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
已後所為向二日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密思玄子
者小歲六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
之由今亦寫為古調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

生病懶不就今在閑處思欲怡袖保和以求其內異日亦不復費
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荅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
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
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蔽天下之氣天
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威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
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
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
風雅不作形似艷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艷麗而工君子
恥之比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
之不養才疾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
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
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長得老從老得死沉綿而去終身不悟非
良賈孰能知之夫君子學于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

不薄道則未行亦有子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晁白

荅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前八

專使至辱書并歸批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源流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為文者之過也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彊而為文則蹙蹙彊而為氣則竭彊而為智則溢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荅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為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威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敦正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眾隨湯武騰天灑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

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充
意氣而後辭句慕上而尚仁義者苟爲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
者不爲難到今以其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
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
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
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
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
書見欲取覆瓿晉魏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言况今與足下並生
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
而已其再拜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藪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價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
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
沙錮玉以璞珊瑚之襲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抉而不知
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離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
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子思子述子思坎
軻齊魚貝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楊雄以法言太玄窮元
結以語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
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
今足下立言必奇撫意必深挾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鈞
榮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
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
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
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文粹卷第八十五

書八啓附摠二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論文下

與陸修書

答李生二書

復友生論文書

答開元寺僧書

與李生論詩書

與王駕評詩書

答進士王載言書

上楊相公啓

上知己文章啓

上令狐相公詩啓

與陸修書

李翱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朝書其人贈于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章歎使李觀若六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見己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

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子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單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異一詳焉翔再拜

荅李生二書

皇甫湜

辱書適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甚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適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故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謂浮艷聲病之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適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感也今五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適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五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湜再拜

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恚氣甚橫流論說文章早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然惡言無從不可不卒勿怪天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

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也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繪事後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爲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仲尼班馬相如爲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白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耶辨識分有所至極耶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爲所庶幾遂讎嫉之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

天下人有金玉爲之質者乎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倣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單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爲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爲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詩賦不是文章耶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爲甲賦矣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爲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艷聲病爲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曰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

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節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喘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堪過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草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具案上有一杯藜羹如五鼎之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有箴箴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上六正貨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許之從身節既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壘則銘之簡散上聲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又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有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惻惻之義也故我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少讀六經子而輒揚揚焉上書言有孰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乎史則曰子之經經語古而微史近

書書語直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近何書則記夏史也史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尚春秋經經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一戴未能通一純實具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言也蓋出於周公謚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言明矣苟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拍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子而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

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能微則易曰復霜堅冰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苦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青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陞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微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喻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敘事耶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采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謂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某文也某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辭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耶書載帝庸作歌皐陶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耶周禮載比事春秋敘也春秋之辭非文耶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詠薦辭禮樂之辭非文耶江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子學辭而闢之廓如也子孟軻之辭非文耶太玄之辭也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耶是知文者辭之摠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是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粗且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垣援虜爪而自矜於堂奧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過而後罰

荅開元寺僧書

李翱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鍾銘云欲籍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翔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孰矣吾之銘是鍾也吾將

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給乎下人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邕作黃鉞銘以紀功於黃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黃鉞其立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古人之所為其作鍾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鐘鑄之勤勞耳非為勸功德垂誠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威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善亦順吾心以須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久未承教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

與木子生論詩書

司空圖

欲吾之必銘是鍾也當順吾心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其衆矣何藉於李翱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將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別也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白竒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吾聞仙誠有敬焉然視其琴篇意思殊餒大抵附於寒澁方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力負既久而愈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關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

夢無慘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
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成鼓和潮暗舡燈照山幽又曲塘春盡
雨方響夜深舡又夜短猿非心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寒寺則有馬色
經寒慘鷓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
鮪鯢人海涸魑魅棘林高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
幽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
明金像若金龍鄉音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
遠坡春早滌猶有水禽飛上句云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得於樂府則有
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寞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
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慳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瀆於淺涸
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
林又得劔下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
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國
春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又殷勤元日日款午又明年上句云甲
子少重數生涯只自憐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

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時
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上即死味外之旨矣勉旃某再拜

與王駕評詩書

前人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諸類而後神躍
而色揚今之藝藝者反是若即醫而斬其病也唯恐彼之善察藥
之我攻耳以為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
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校量哉國初主上
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
右丞蘇州趨味澄曼若清沅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
勅而氣屏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閩仙無
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是滌煩厭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
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沉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
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
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
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劾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忤也

翔頓首足下不以翔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于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皆告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厚乎命況如翔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閑者耶雖然意感不可以不荅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昏幼泆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微章稱咏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音淺意則理辨理辨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惟華巖壑

其高者高甲木之榮不必均也如漚有漚漚有漚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深淺其色黃白必均也如百步維焉其同焉均之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守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是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生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溝澗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疾謏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死彼柔桑其下侯甸將不其劉瓛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兗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謂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談云云如所陳者非五豆之所敢聞也六

經之後百家之言興之聘列禦寇莊周田饒首孫武屈原宋玉孟
軻吳起商鞅墨翟荀况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
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富辭不
工者不成爲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二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
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休
池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
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
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靦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
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慘古人
之存也悅古人之行者憂古人之道也故學其書不可以不行其行其行不可以不
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年輕重有儀列於
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
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曰吾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
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元事子產於齊

也事安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安平仲善
人李真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去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
字而不名驗也子夏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子血子曰
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而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
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
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于此幸
踐之與鄭書最敘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
以爲犯李翔頓首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太上具啟前者由蒙處分今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江介泛窺
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遇故楊州功曹蘭陵蕭君語及文學
許相師後而家貧出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
宿心無因敬言發雖欲奔前賢之墻宇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輒
帶望端倪而自失常有一言適至理一章逸遺恨竊懷愧不覺見

論以深稽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記錄三十餘章反
復內省慙惶汗流伏惟相公秉人文以作相敷天縱之盛美發
言以立言極三才之奧義協贊一德化成群有懸衡而制其輕重
持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既無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長質頑
又念頃日曾害引問擊蒙而恒失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分復
以此昧塵明鑒相公假爲之納其瑕穢小人不亦自重其嫌斥乎
向使彊仕之間獲趨門館荷深仁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
魯或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五十已加三歲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
而反惡於長鳴視姬姜而自退其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謹啓

上知已文章啓

杜牧

某啟某少不好爲文章伏以侍師之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爲視
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誦誦紀叙之故作燕將錄往年
吊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言艱難以來卒伍傭役非車多據兵
爲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佐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
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乞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

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
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賦雖未能深窺古
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自四年來在大君子門
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亦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
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歸其間及齒髮甚壯
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爲拜謁之先或希一將犬今者所獻
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上令狐相公詩啓

元稹

某啟某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
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
蕪塵穢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
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
閑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
可備臆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
人惟盃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下格

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
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
有宗主妄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
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
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
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
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倣效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意重複首尾
韻同意等不異於篇亦自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
往歸咎於某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自明聞相公記憶累句已來
實懼冀土之牆庶於大厦使不復摧壞亦為板築者之誤輒敢繕
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兩韻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
啟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見知小生於章句中攪櫛接榫之
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為無所用心耳詞曰瑣少冒蹟
尊嚴伏俟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